第三十四回 议礼乐名流访友 备弓旌天子招贤

话说杜少卿别了迟衡山出来，问小厮道：“那差人他说甚么？”小厮道：“他说少爷的文书已经到了，李大老爷吩咐县里邓老爷请少爷到京里去做官，邓老爷现住在承恩寺。差人说，请少爷在家里，邓老爷自己上门来请。”杜少卿道：“既如此说，我不走前门家去了，你快叫一只船，我从河房栏杆上上去。”当下小厮在下浮桥雇了一只凉篷[[1]](#footnote-1)，杜少卿坐了来家。忙取一件旧衣服，一顶旧帽子，穿戴起来，拿手帕包了头天二评：好的微黄面皮，不用荷�~水染。睡在床上，叫小厮：“你向那差人说，我得了暴病，请邓老爷不用来黄评：一部书中人听见做官未有不喜者，少卿独如此避之，亦足当第三人之目。我病好了，慢慢来谢邓老爷。”小厮打发差人去了。娘子笑道：“朝廷叫你去做官，你为甚么装病不去？”杜少卿道：“你好呆齐评：少卿平日行为像呆，此等��^却非呆。天二�u：娘子故意问你，�K不呆。放着南京这样好顽的所在，留着我在家，春天秋天，同你出去看花吃酒，好不快活。为甚么要送我到京里去？假使连你也带往京里，京里又冷，你身子又弱，一阵风吹得冻死了，也不好。还是不去的妥当黄评：辞官之意对妇人说不明白，只以戏语答之。”小厮进来说：“邓老爷来了，坐在河房里，定要会少爷。”杜少卿叫两个小厮搀扶着，做个十分有病的模样，路也走不全，出来拜谢知县；拜在地下，就不得起来天二评：杜少卿平生不作假，只此一遭却装得象，�t者真不可测。知县慌忙扶了起来，坐下就道：“朝廷大典，李大人专要借光，不想先生病得狼狈至此。不知几时可以勉强就道？”杜少卿道：“治晚不幸大病，生死难保，这事断不能了。总求老父台代我恳辞。”袖子里取出一张呈子来递与知县天二评：自己尚能写呈子耶？不知何�r预写，此�g颇有隙漏。知县看这般光景，不好久坐，说道：“弟且别了先生，恐怕劳神。这事，弟也只得备文书详覆上去，看大人意思何如。”杜少卿道：“极蒙台爱，恕治晚不能躬送了。”知县作别上轿而去，随即备了文书，说：“杜生委系患病，不能就道。”申详了李大人。恰好李大人也调了福建巡抚，这事就罢了天二评：早些调任，免得人家装病了。杜少卿听见李大人已去，心里欢喜道：“好了！我做秀才，有了这一场结局，将来乡试也不应，科、岁也不考，逍遥自在，做些自己的事罢！天二评：秀才有何不结局？想怕�q考耳。然尚未就征，恐不能免。

杜少卿因托病辞了知县，在家有许多时不曾出来。这日，鼓楼街薛乡绅家请酒。杜少卿辞了不到。迟衡山先到了。那日在座的客是马纯上、蘧夫、季苇萧，都在那里坐定。又到了两位客：一个是扬州萧柏泉，名树滋；一个是采石余夔，字和声。是两个少年名士。这两人，面如傅粉，唇若涂朱；举止风流，芳兰竟体天二评：惜慎卿未见此。这两个名士独有两个绰号：一个叫“余美人”，一个叫“萧姑娘”黄评：惜慎卿已去，未见此二人。两位会了众人，作揖坐下。薛乡绅道：“今日奉邀诸位先生小坐，淮清桥有一个姓钱的朋友天二评：竟说朋友。我约他来陪诸位顽顽，他偏生的今日有事，不得到。”季苇萧道：“老伯，可是那做正生的钱麻子？”薛乡绅道：“是。”迟衡山道：“老先生同士大夫宴会，那梨园中人也可以许他一席同坐的么？黄评：借衡山之迂一问，见高老先生之非人。薛乡绅道：“此风也久了齐评：世人藉口每是此语。弟今日请的有高老先生，那高老先生最喜此人谈吐，所以约他。天二评：翰林脾气。迟衡山道：“是那位高老先生？”季苇萧道：“是六合的现任翰林院侍读。”

说着，门上人进来禀道：“高大老爷到了。”薛乡绅迎了出去。高老先生纱帽蟒衣黄评：正是正生打扮，无怪其喜钱麻子。进来与众人作揖，首席坐下；认得季苇萧，说道：“季年兄，前日枉顾，有失迎迓。承惠佳作，尚不曾捧读。”便问：“这两位少年先生尊姓？天二评：��先问两少年，其意可知。心里只有此一件事。余美人、萧姑娘，各道了姓名。又问马、蘧二人。马纯上道：“书坊里选《历科程墨持运》的便是晚生两个。天二评：鄙哉，马二先生他心里只有此一件事。余美人道：“这位蘧先生是南昌太守公孙。先父曾在南昌做府学，蘧先生和晚生也是世弟兄。天二评：急欲攀附。问完了，才问到迟先生。迟衡山道：“贱姓迟，字衡山。”季苇萧道：“迟先生有制礼作乐之才，乃是南邦名宿。天二评：季萧�已微�X之，故作周旋�Z。高老先生听罢，不言语了天二评：高翰林胸中亦有礼�罚�则唱戏是；亦有�u礼作�分�才，则钱麻子是。黄评：衡山自是持重不同，故不己问之，季苇萧以“制礼作乐”为言，如何乐闻？。吃过了三遍茶，换去大衣服，请在书房里坐。这高老先生虽是一个前辈，却全不做身分，最好顽耍，同众位说说笑笑，并无顾忌；才进书房，就问道：“钱朋友怎么不见？天二评：求贤若渴。薛乡绅道：“他今日回了不得来。”高老先生道：“没趣！没趣！今日满座欠雅矣齐评：正不知所�^雅者何在。黄评：反说欠雅，骂杀翰林。”薛乡绅摆上两席，奉席坐下。席间谈到浙江这许多名士，以及西湖上的风景，娄氏弟兄两个许多结交宾客的故事。余美人道：“这些事我还不爱，我只爱夫家的双红姐，说着还齿颊生香。天二评：�夫闻之以为何如。季苇萧道：“怪不得，你是个美人，所以就爱美人了。”萧柏泉道：“小弟生平最喜修补纱帽[[2]](#footnote-2)，可惜鲁编修公不曾会着，听见他那言论丰采，到底是个正经人；若会着，我少不得着实请教他。可惜已去世了。”蘧夫道：“我娄家表叔那番豪举，而今再不可得了。天二评：莺�湖乎？人�^会乎。季苇萧道：“兄，这是甚么话？我们天长杜氏弟兄，只怕更胜于令表叔的豪举！”迟衡山道：“两位中是少卿更好。黄评：借闲谈将二娄二杜相较。高老先生道：“诸位才说的，可就是赣州太守的乃郎？”迟衡山道：“正是，老先生也相与？天二评：开口便有不然之意，衡山诚实，不识起例，多此一问。高老先生道：“我们天长、六合是接壤之地，我怎么不知道，诸公莫怪学生说，这少卿是他杜家第一个败类！他家祖上几十代行医，广积阴德，家里也挣了许多田产。到了他家殿元公，发达了去，虽做了几十年官，却不会寻一个钱来家天二评：既已�l达，仍不�で�，便如不�l达。到他父亲，还有本事中个进士，做一任太守，——已经是个呆子了：做官的时候，全不晓得敬重上司，只是一味希图着百姓说好；又逐日讲那些‘敦孝弟，劝农桑’的呆话。这些话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，他竟拿着当了真齐评：q真是妙�。天二评：与上文�u礼作乐�针锋相对，正是借张骂李。黄评：此等语非翰林不能道，骂杀骂杀。惹的上司不喜欢，把个官弄掉了。他这儿子就更胡说，混穿混吃[[3]](#footnote-3)，和尚、道士、工匠、花子，都拉着相与，却不肯相与一个正经人黄评：钱麻子却是正经人，绝倒。不到十年内，把六七万银子弄的精光。天长县站不住，搬在南京城里，日日携着乃眷上酒馆吃酒，手里拿着一个铜盏子，就像讨饭的一般。不想他家竟出了这样子弟！学生在家里，往常教子侄们读书，就以他为戒。每人读书的桌子上写一纸条贴着，上面写道：‘不可学天长杜仪’！天二评：须学淮清桥钱麻子。黄评：却也学不到。学老先生便一学就到。迟衡山听罢，红了脸道：“近日朝廷征辟他，他都不就。天二评：衡山又�g又迂。高老先生冷笑道：“先生，你这话又错了。他果然肚里通，就该中了去！黄评：骂杀，非玩世也，正是嫉世之深。又笑道：“征辟难道算得正途出身么？齐评：以科第�人，与�编修如出一口。萧柏泉道：“老先生说的是。”向众人道：“我们后生晚辈，都该以老先生之言为法。天二评：当云都该以钱麻子为法。当下又吃了一会酒，话了些闲话。席散，高老先生坐轿先去了。众位一路走，迟衡山道：“方才高老先生这些话，分明是骂少卿，不想倒替少卿添了许多身分齐评：正是大惭大好、小惭小好的对面。天二评：亦未必然。众位先生，少卿是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！天二评：钝极。马二先生道：“方才这些话，也有几句说的是。黄评：此段非写高侍读，正是写少卿，而马二先生依然是马二先生。季苇萧道：“总不必管他。他河房里有趣，我们几个人，明日一齐到他家，叫他买酒给我们吃！天二评：只有这个狗�^乖。余和声道：“我们两个人也去拜他。”当下约定了。

次日，杜少卿才起来，坐在河房里，邻居金东崖拿了自己做的一本《四书讲章》来请教，摆桌子在河房里看。看了十几条，落后金东崖指着一条问道：“先生，你说这‘羊枣’是甚么？羊枣，即羊肾也。俗语说：‘只顾羊卵子，不顾羊性命。’所以曾子不吃[[4]](#footnote-4)。齐�u：真乃�^世奇�。可惜此书不传。天二�u：臧三、张俊民、裁缝、王胡子都是吃羊卵的，今日季苇萧带着�S多人来吃羊卵。黄评：书办讲四书，本属可笑，只此一条便足。当日想必实有其人。杜少卿笑道：“古人解经，也有穿凿的，先生这话就太不伦了。”正说着，迟衡山、马纯上、蘧夫、萧柏泉、季苇萧、余和声一齐走了进来，作揖坐下。杜少卿道：“小弟许久不曾出门，有疏诸位先生的教，今何幸群贤毕至！”便问：“二位先生贵姓？”余、萧二人各道了姓名。杜少卿道：“兰江怎的不见？”蘧夫道：“他又在三山街开了个头巾店做生意。黄评：安顿景本蕙，为大祭用人耳。小厮奉出茶来。季苇萧道：“不是吃茶的事，我们今日要酒。天二评：要羊卵下酒。杜少卿道：“这个自然，且闲谈着。”迟衡山道：“前日承见赐《诗说》，极其佩服；但吾兄说诗大旨，可好请教一二？”萧柏泉道：“先生说的可单是拟题[[5]](#footnote-5)？”马二先生道：“想是在《永乐大全》[[6]](#footnote-6)上说下来的。黄评：写马二先生学问，滴滴归原，总不失为马二先生。天二评：甚么鸟便只甚么声。迟衡山道：“我们且听少卿说。”

杜少卿道：“朱文公解经，自立一说，也是要后人与诸儒参看。而今丢了诸儒，只依朱注，这是后人固陋，与朱子不相干齐评：通儒之�。小弟遍览诸儒之说，也有一二私见请教。即如《凯风》一篇，说七子之母想再嫁，我心里不安。古人二十而嫁，养到第七个儿子，又长大了，那母亲也该有五十多岁，那有想嫁之礼！所谓‘不安其室’者，不过因衣服饮食不称心，在家吵闹，七子所以自认不是天二评：五十多岁想嫁也未必无。然《孟子》：言�H之过小则非，此之�^。范家相《三家诗拾遗》引�w岐《孟子》注云：莫慰母心，�^母心不悦也。范云：不悦盖有心苛虐，少慈恩。此与少卿意合。平步青�u：《三家诗拾遗》应作《诗�c》。nnno按：作者言“读孝子之诗而诬孝子之母，予心有不忍焉”云云。下数条俱见《文木山房诗说》。本书中少卿言行，实为作者自状。这话前人不曾说过。”迟衡山点头道：“有理。”杜少卿道：“《女曰鸡鸣》一篇，先生们说他怎么样好？”马二先生道：“这是《郑风》，只是说他不淫，还有甚么别的说？黄评：马二先生断无异解。迟衡山道：“便是，也还不能得其深味。”杜少卿道：“非也。但凡士君子横了一个做官的念头在心里，便先要骄傲妻子，妻子想做夫人，想不到手，便事事不遂心，吵闹起来齐评：曲中世情。你看这夫妇两个，绝无一点心想到功名富贵上去黄评：认真论诗非小说矣，妙在不失本旨。弹琴饮酒，知命乐天。这便是三代以上修身齐家之君子天二评：此是少卿�F身说法。这个前人也不曾说过。”蘧夫道：“这一说果然妙了！天二评：�小姐�之未必谓然。杜少卿道：“据小弟看来，《溱洧》之诗，也只是夫妇同游，并非淫乱。黄评：以上数条并是竹��翁之论，作者借作少卿说诗。季苇萧道：“怪道前日老哥同老嫂在姚园大乐！这就是你弹琴饮酒，采兰赠芍的风流了。天二评：何尝不然。众人一齐大笑。迟衡山道：“少卿妙论，令我闻之如饮醍醐[[7]](#footnote-7)。”余和声道：“那边醍醐来了！”众人看时，见是小厮捧出酒来。

当下摆齐酒肴，八位坐下小饮。季苇萧多吃了几杯，醉了，说道：“少卿兄，你真是绝世风流。据我说，镇日同一个三十多岁的老嫂子看花饮酒，也觉得扫兴天二评：苇萧俗物何能知此。据你的才名，又住在这样的好地方，何不娶一个标致如君，又有才情的，才子佳人，及时行乐？天二评：又是才子佳人。苇萧为人至此已底里尽露。黄评：季苇萧见解不过如此。杜少卿道：“苇兄，岂不闻晏子云：‘今虽老而丑，我固及见其姣且好也。齐评：即此便见少卿慎卿相去天壤。况且娶妾的事，小弟觉得最伤天理；天下不过是这些人，一个人占了几个妇人，天下必有几个无妻之客。小弟为朝廷立法：人生须四十无子，方许娶一妾；此妾如不生子，便遣别嫁天二评：此法可行。�家有女只宜择门户相当者妻之，富家有婢至年�L，亦�袢宋�配。自娶妾者多，而图高攀、图安乐者居为奇�矣。是这等样，天下无妻子的人或者也少几个。也是培补元气之一端。”萧柏泉道：“先生说得好一篇风流经济。”迟衡山叹息道：“宰相若肯如此用心，天下可立致太平！天二评：此人之迂，无药可救。当下吃完了酒，众人欢笑，一同辞别去了。

过了几日，迟衡山独自走来，杜少卿会着。迟衡山道：“那泰伯祠的事，已有个规模了。将来行的礼乐，我草了一个底稿在此，来和你商议，替我斟酌起来。”杜少卿接过底稿看了，道：“这事还须寻一个人斟酌。”迟衡山道：“你说寻那个？”杜少卿道：“庄绍光先生。”迟衡山道：“他前日浙江回来了。”杜少卿道：“我正要去。我和你而今同去看他。”当下两人坐了一只凉篷船，到了北门桥，上了岸，见一所朝南的门面房子，迟衡山道：“这便是他家了。”两人走进大门，门上的人进去禀了主人，那主人走了出来。这人姓庄名尚志，字绍光黄评：叙绍光，郑重而出之，不同他人。是南京累代的读书人家。这庄绍光十一二岁就会做一篇七千字的赋，天下皆闻；此时已将及四十岁，名满一时，他却闭户著书，不肯妄交一人天二评：未有妄交而能�]户著书者。这日听见是这两个人来，方才出来相会黄评：至此少卿始会庄绍光。只见头戴方巾，身穿宝蓝夹纱直裰，三绺髭须，黄白面皮，出来恭恭敬敬同二位作揖坐下黄评：恭恭敬敬者，言不以凡众待二人也。庄绍光道：“少卿兄，相别数载，却喜卜居秦淮，为三山二水[[8]](#footnote-8)生色。前日又多了皖江这一番缠绕，你却也辞的爽快。齐评：正所�^��曲同工。黄评：绍光未尝不为少卿感动，故有辞宦之举。杜少卿道：“前番正要来相会，恰遇故友之丧，只得去了几时；回来时，先生已浙江去了。”庄绍光道：“衡山兄常在家里，怎么也不常会？”迟衡山道：“小弟为泰伯祠的事，奔走了许多日子；今已略有规模，把所订要行的礼乐送来请教。”袖里拿出一个本子来递了过去。庄绍光接过，从头细细看了，说道：“这千秋大事，小弟自当赞助效劳。但今有一事，又要出门几时；多则三月，少则两月便回，那时我们细细考订。”迟衡山道：“又要到那里去？”庄绍光道：“就是浙抚徐穆轩先生，今升少宗伯，他把贱名荐了，奉旨要见，只得去走一遭。”迟衡山道：“这是不得就回来的。”庄绍光道：“先生放心，小弟就回来的，不得误了泰伯祠的大祭。”杜少卿道：“这祭祀的事，少了先生不可，专候早回。”迟衡山叫将邸抄借出来看。小厮取了出来。两人同看。上写道：

礼部侍郎徐，为荐举贤才事：奉圣旨，庄尚志着来京引见。钦此。

两人看了，说道：“我们且别，候入都之日，再来奉送。”庄绍光道：“相晤不远，不劳相送。”说罢出来，两人去了。

庄绍光晚间置酒与娘子作别。娘子道：“你往常不肯出去，今日怎的闻命就行？”庄绍光道：“我们与山林隐逸不同；既然奉旨召我，君臣之礼是傲不得的齐评：真正隐者，子路尚且责备丈人，何况学校中人？然少卿不去又有少卿的道理。你但放心，我就回来，断不为老莱子之妻[[9]](#footnote-9)所笑。黄评：见识便不错，不愧第二人。又与少卿答娘子语不同。次日，应天府的地方官都到门来催迫。庄绍光悄悄叫了一乘小轿，带了一个小厮，脚子挑了一担行李，从后门老早就出汉西门去了。庄绍光从水路过了黄河，雇了一辆车，晓行夜宿，一路来到山东地方。过兖州府四十里，地名叫做辛家驿，住了车子吃茶。这日天色未晚，催着车夫还要赶几十里地。店家说道：“不瞒老爷说，近来咱们地方上响马[[10]](#footnote-10)甚多，凡过往的客人，须要迟行早住。老爷虽然不比有本钱的客商，但是也要小心些。”庄绍光听了这话，便叫车夫：“竟住下罢。”小厮拣了一间房，把行李打开，铺在炕上，拿茶来吃着。只听得门外骡铃乱响，来了一起银鞘[[11]](#footnote-11)，有百十个牲口。内中一个解官，武员打扮。又有同伴的一个人，五尺以上身材，六十外岁年纪，花白胡须，头戴一顶毡笠子，身穿箭衣[[12]](#footnote-12)，腰插弹弓一张，脚下黄牛皮靴。两人下了牲口，拿着鞭子，一齐走进店来，吩咐店家道：“我们是四川解饷进京的，今日天色将晚，住一宿，明日早行。你们须要小心伺候。”店家连忙答应。那解官督率着脚夫将银鞘搬入店内，牲口赶到槽上，挂了鞭子，同那人进来，向庄绍光施礼坐下。庄绍光道：“尊驾是四川解饷来的？此位想是贵友。不敢拜问尊姓大名？”解官道：“在下姓孙，叨任守备之职。敝友姓萧，字昊轩，成都府人。”因问庄绍光进京贵干。庄绍光道了姓名，并赴召进京的缘故。萧昊轩道：“久闻南京有位庄绍光先生是当今大名士，不想今日无意中相遇。”极道其倾倒之意。庄绍光见萧昊轩气宇轩昂，不同流俗，也就着实亲近天二评：于此见萧昊轩亦非常流，又伏后萧云仙事。因说道：“国家承平日久，近来的地方官办事，件件都是虚应故事。像这盗贼横行，全不肯讲究一个弭盗安民的良法天二评：有治人无治法。今无治人虽有治法，亦无如之何也已！「弭盗安民」亦「文章里词藻」。听见前路响马甚多，我们须要小心防备。”萧昊轩笑道：“这事先生放心。小弟生平有一薄技：百步之内，用弹子击物，百发百中，响马来时，只消小弟一张弹弓，叫他来得去不得，人人送命，一个不留！天二评：未免�\露。孙解官道：“先生若不信敝友手段，可以当面请教一二。齐�u：凡人有才不可自露。观此一段事真是益人不少。天一�u：解官更是冒失人。庄绍光道：“急要请教，不知可好惊动？”萧昊轩道：“这有何妨！正要献丑。”遂将弹弓拿了，走出天井来，向腰间锦袋中取出两个弹丸拿在手里。庄绍光同孙解官一齐步出天井来看，只见他把弹弓举起，向着空阔处先打一丸弹子，抛在空中；续将一丸弹子打去，恰好与那一丸弹子相遇，在半空里打得粉碎。庄绍光看了，赞叹不已。连那店主人看了，都吓一跳天二评：吓么？逗下。黄评：伏笔。然萧昊轩年已六十，惯走江湖，不应好事自炫其技，致有后文之失。萧昊轩收了弹弓，进来坐下，谈了一会，各自吃了夜饭住下。

次早天色未明天二评：四字见下，此可删。孙解官便起来催促骡夫、脚子搬运银鞘，打发房钱上路。庄绍光也起来洗了脸，叫小厮拴束行李，会了帐，一同前行。一群人众行了有十多里路，那时天色未明，晓星犹在。只见前面林子里黑影中有人走动。那些赶鞘的骡夫一齐叫道：“不好了！前面有贼！”把那百十个骡子都赶到道旁坡子下去。萧昊轩听得，疾忙把弹弓拿在手里，孙解官也拔出腰刀拿在马上。只听得一枝响箭，飞了出来。响箭过处，就有无数骑马的从林子里奔出来，萧昊轩大喝一声，扯满弓，一弹子打去，不想刮喇一声，那条弓弦迸为两段齐评：叙事有风�l泉涌之致。那响马贼数十人，齐声打了一个忽哨，飞奔前来。解官吓得拨回马头便跑黄评：好解官。那些骡夫、脚子，一个个爬伏在地，尽着响马贼赶着百十个牲口，驮了银鞘，往小路上去了。庄绍光坐在车里，半日也说不出话来；也不晓得车外边这半会做的是些甚么勾天二评：征君��坏了。。萧昊轩因弓弦断了，使不得力量，拨马往原路上跑；跑到一个小店门口，敲开了门。店家看见，知道是遇了贼，因问：“老爷昨晚住在那个店里？”萧昊轩说了。店家道：“他原是贼头赵大一路做线的[[13]](#footnote-13)黄评：后文伏笔。老爷的弓弦必是他昨晚弄坏了。”萧昊轩省悟，悔之无及。一时人急智生，把自己头发拔下一绺天二评：拔疑当作割。此公头发�H长。登时把弓弦续好天二评：会家不忙。飞马回来，遇着孙解官，说贼人已投向东小路而去了。那时天色已明，萧昊轩策马飞奔，来了不多路，望见贼众拥护着银鞘慌忙的前走。他便加鞭赶上，手执弹弓，好像暴雨打荷叶的一般，打的那些贼人一个个抱头鼠窜，丢了银鞘，如飞的逃命去了齐评：尤�X爽利之至。他依旧把银鞘同解官慢慢的赶回大路，会着庄绍光，述其备细。庄绍光又赞叹了一会。同走了半天，庄绍光行李轻便，遂辞了萧、孙二人，独自一辆车子先走。走了几天，将到卢沟桥，只见对面一个人，骑了骡子来，遇着车子，问：“车里这位客官尊姓？”车夫道：“姓庄。”那人跳下骡子，说道：“莫不是南京来的庄征君么？”庄绍光正要下车，那人拜倒在地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朝廷有道，修大礼以尊贤；儒者爱身，遇高官而不受。毕竟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1. 凉篷——一种敞篷小船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修补纱帽——疑应作“绣补纱帽”。“绣补”就是补服，官服的一种；“纱帽”是官帽。萧柏泉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生平最喜仕宦生活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混——本句两个混字，都是胡乱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曾子不吃——这句以上，金东崖所说的曾子不吃羊枣的原因，是作者讽刺他没有学问牵强傅会地乱说。原来“曾子”指曾参，曾参的父亲曾皙，欢喜吃羊枣，羊枣是一种小甜枣。曾皙死后，曾参看见了这种枣子就伤心，所以不忍吃。事见《孟子》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拟题——推测考试中可能出的题目而预先按题习作的一种学习。作者这里的描写，是形容萧柏泉醉心科举，什么都要扯到八股上去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《永乐大全》——指明朝永乐年间官定的两种举业读本：《五经大全》和《四书大全》。这里的描写是讽刺马二先生对经学了解很少，只知道拿举业课本解经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如饮醍醐——“醍醐”是一种提炼最精的乳酪。气味清凉。听见别人讲述一件事的道理，有所启发，而说“如饮醍醐”，意思就是说心里的愉快舒适，和饮了清凉可口的醍醐一样。醍醐有时也作为酒的别名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三山二水——引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中“三山半落青天外，二水中分白鹭洲”诗意，泛指南京山水。三山，在江宁镇附近；白鹭洲旧址，在上新河附近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老莱子之妻——春秋时劝阻丈夫做官的一个有远见的女人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响马——强盗。这种强盗多骑马行劫，并先放响箭示威，所以叫“响马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银鞘（qiào）——从前解饷银用的东西。剖木挖心，将银子装在里面封好，外面注明号数，可以按件称算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箭衣——骑马射箭时穿的一种长袍。中间开衩，袖口有两只马蹄袖，射箭时卷起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3. 做线的——做眼线的，就是当侦探的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3)